

旧版文章

天人古今

- 古今通论
- 古代通论
- 世界史论
- 当代三农
- 现实问题
- 旁通类鉴

先秦史论

- 先秦通论
- 原始经济
- 文明起源
- 夏商西周
- 春秋战国

汉唐史论

- 汉唐通论
- 战国秦汉
- 秦国秦代
- 西汉东汉
- 魏晋南北朝
- 隋唐五代

宋元史论

- 宋元通论
- 唐宋通论
- 北宋南宋
- 辽金西夏
- 蒙元史论

明清史论

- 明清通论
- 明代通论
- 明中后期
- 清代通论
- 清代前期

近代史论

- 近代通论
- 清代晚期
- 民国通论
- 民国初年
- 国民政府
- 红色区域

现代史论

- 近世通论
- 现代通论
- 前十七年
- 文革时期
- 改革开放

学科春秋

- 学科发展
- 专题述评
- 年度述评
- 学人学术
- 学者小档

理论方法

- 史观史法

国学网——中国经济史论坛 / 学科春秋 / 学科发展 / 二十世纪史学的回顾

## 二十世纪史学的回顾

2006-10-24 赵俪生 载《赵俪生文集·第一卷》 点击: 406

### 二十世纪史学的回顾

## 二十世纪史学的回顾

赵俪生

载《赵俪生文集·第一卷》

在二十世纪的第17个年头上，鄙人出到人生中来。这样算到本世纪末(明年)，好歹总算活到八十二、三的年龄，与“不叫自己去的”年龄已近在比邻，各种能力都在下降，何堪对二十一世纪作什么“前瞻”，只能聊作一点“回顾”罢了。不过什么事总是辩证的，在回顾之中不就埋藏着前瞻吗。

说起二十世纪，它是从庚子年算起的。也就是说，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多是插在清朝的尾巴上的。这正是帝制、共和交替的时节。这时候，有两个人在文史界影响最大，一是章太炎，一是梁启超。太炎是大家，很大的大家，别看他说话冲动性很强，大家喊他“章疯子”，但他的很多话很中要害，是若干中流学者说不出来的。他的文章爱用生僻字、生僻句，但字字句句都值得我们文史后辈细读。梁任公是通家，有点像浙东学派、像章学诚的路子，不太计较枝枝节节，爱讲源流。我们搞文史的就是要搞源流嘛。搞一些短钉，有什么用？前些年不少人指摘梁任公，说他观点不对，说他有小错误。但一个世纪下来，像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、《清代学术概论》那样开辟路子的书，没见几个人能写得出来。所以说，章、梁二公是给二十世纪开了个不坏的头。

底下，就到了五四运动。这时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过来，西方实证主义也传过来，中国老传统的东西也在往上翻，像一个沸腾的锅，各种东西都在浪头上翻滚。在这中间，胡适算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。他的根底没有章那么雄厚，他也不多讲源流，这时马克思主义刚刚传播进来，他有抵触。所以他倡言“有一分证据，说一分话”，意思是说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些空想的哲学家，靠不实。这样，他就领起来一条“小脚走路”的路子，这路子传到他的朋友“二陈”(陈垣、陈寅恪)手里，步子就越走越小了。

三十年代，发生了“九一八”，从此救亡的生活向中国人展开。在史学界出现了两个半月刊，一个叫《禹贡》，一个叫《食货》，带动了一点风气。前者是顾颉刚主办，后者是陶希圣主办。顾先生除办《禹贡》外，还出了一种大本的集刊《古史辨》。《古史辨》的作用也是“一分为二”的，肯定面是对古籍再进行一遍严格的审查，不足之处是不免有点过头了，把很多年代都拉后。《禹贡》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地理人才，后来结成了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那样的硕果。陶希圣由于他以后的政治走向影响了他的学术影响，其实在《食货》派下也是培养了不少社会经济史的专家的。这些人跟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和幅度更大一些。

还有第三种刊物，那就是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，简称《集刊》，是傅斯年主编的。它体现了史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学院化。在这个所里，集中了一批带头的学者，如徐中舒、丁山、劳干、董作宾等，还收纳了一批年青人如丁声树等。由于傅斯年是受过一些欧洲史论派的影响的，所以《集刊》的路子不完全是“小脚走路”。它的路子比《大公报·文史周刊》的路子大一点。

抗战到来了：八年。人们辗转流徙于西南天地之间，寒饿之中，弦歌不辍。个

历史理论  
领域视野  
方法手段  
规范学风

#### 史料索引

古今文献  
考古文物  
简帛文书  
回忆追述  
社会调查  
论著索引

#### 论著评介

通论文集  
古代史著  
明清史著  
近代史著  
现代史著

#### 动态信息

期刊集刊  
网站网刊  
团体机构  
学术会议  
研究动向

#### 他山之石

世坛综考  
美国史坛  
西欧史坛  
东亚史坛  
其他地区

#### 池月山云

文史随笔  
知识小品  
诗词诗话  
文艺点评  
小说演义  
史眼世心

别人还积累了某些成果。但大局是临战状态，物价飞涨，货币猛跌，著名学者的太太们，靠炸麻花、做蛋糕摆小摊度日，所以史学研究也就只好“不绝如线”了。

1949年换了新天地。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到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这中间十六七年，才真正是中国新史学蓬勃成长的年代。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也经历着崎岖。其主流，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与史学每个部门具体操作的结合。这中间，就出现不少周折。很多老史学工作者只习惯在史料堆中打交道，不习惯从感性材料向理性认识的上升。新的工作者对史料不够娴熟，又从“老大哥”那里传播过来死抠经典著作以及教条主义的演绎法，与史料派的归纳法中间就形成不合谐。于是就兴起了“以论带史”和“论从史出”的争论，最后也只好用“史论结合”四个字来持平一下。比这四个字更持平的，是“历史主义”这个提法。

这时候，盛行着“五朵金花”。所谓“五朵金花”者，是指古史分期问题(即奴隶制与封建社会的界点何在的讨论)，土地所有制问题(即土地私有制抑或土地国有制谁占主导的讨论)，农民战争问题，民族的形成以及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，以及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多次商业资本的发展和是否形成资本主义萌芽问题。这都是些大问题，好大好大的问题。这和胡适所说历史学是“若干细小问题的解决”的看法，是对着干的。当时苏联在那边干，我们在这边干，形成不小的气候，对各自史学的壮大是起了时代性的影响的。但自然也有缺点，如观点过头，声气粗暴，强词夺理。总之，既是大江大河，又免不了有泥沙俱下的情况。

接着来了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是中国人民的灾难，也是中国文化的灾难。就以史料说，包括古代的和当代的，大批大批都在“破四旧”声中毁掉了，真是“如何赎兮”，赎不回来了。只剩下梁效(两校)的宝贝

“史学论文”，还有遗迹可寻。说到这里，我有一点想法。拨乱反正当时，出现过批判“四人帮”影射史学的文章，但不深不透，一晃就过去了。我倒想建议当前的硕士生、博士生个别有兴趣的，把“梁效”大作重新翻出来炒作一番，特别从心理学的深刻角度去研究一下投机史学给史学留下来的危害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，人心大定。大家又在纷纷议论着，太平盛世就要到来了。若干冤案得到平反，思想禁忌也减少了。大家正准备着安下摊子正儿八经地干些活了，接着来了市场经济。中国太穷，人民太穷进不了社会主义，必须富起来；而富起来不是大家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就富起来了。不是这样。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，这就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，大家向钱看。史学文章没人看了，历史系招生很少人报名了。高中生的理由也是挺硬梆的，历史系毕业生没人要。当然，这只是历史转换期的短暂现象，但萧条还是萧条下来了。我们必须耐得过这个萧条。要放远眼光，定住信心不动摇。试想，只要有人类活动，它本身就是历史，有历史活动就得有史学来归纳，来总结。人类永远离不开历史，历史学的太阳是不落的。暂时现象要拨开。像毕业没人要的话，也是值得争辩的。那么多中学，需要多少历史老师和语文老师呀。那么多大报小报晨报晚报，需要多少记者呀。而记者正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的注册者。这些工作不可以干吗？只是有些人嫌这类职业没油水，不情愿去坐冷板凳就是了。什么板凳热？“大款”的板凳热，“大腕”的板凳热，但你只看见他带着女秘书坐豪华轿车的时候，没看见他下大狱哭鼻子的时候。所以我常说，司马迁真是我们史学界的最高表率，都受了腐刑了，“最下腐刑极矣”，但还要挣扎着活下去，因为他的《史记》还没有写完……

综观二十世纪，这是个不平凡的世纪，多少大事都要写到它的大事表上。第一个十年就出现了辛亥；第二个十年出现了十月革命和欧战；第三个十年里就开始了日本侵略；第四个十年里就引发着“二战”，从这个年代的末尾，新中国出现了；到第六个十年又出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；八十年代，作为“冷战”的后果，苏联和东欧变了样；现在，人们在倡导“多极化”。这是两千年前十个世纪都发生不了的这么多的事，是历史工作者千载难逢的丰富、生动、精彩的史学素材，大可以写出宏伟的史篇来，大可以从其中抽绎出深刻的哲理来，怎么能说是萧条呢？！

1998年12月1日于兰州大学

责任编辑: echo

[发表评论](#)

[查看评论](#)

[加入收藏](#)

[Email给朋友](#)

[打印本文](#)

平均得分 0, 共 0 人评分

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, 请先[登陆](#), 如果你仍未注册, 请点击[注册链接](#)注册成为本站会员.

1 2 3 4 5 6 7 8 9 10